时代背景：

在[1930年代](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30%E5%B9%B4%E4%BB%A3" \o "1930年代)，**[上海](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o "上海)的繁荣达到鼎盛时期**。在1920年代，汉口、广州、香港几大商埠都因为受到政治风潮的冲击，繁荣大为减色，不少中外商人转往上海发展。[1928年](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28%E5%B9%B4" \o "1928年)，南京被[国民政府](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E6%94%BF%E5%BA%9C" \o "国民政府)确定为中华民国首都，原来大批聚集于北京、天津的政客又纷纷南下，其中很多都选择在上海租界中定居。

个人背景：

刘呐鸥，出生于日治台湾，是一位沉迷在文学、电影与女色的唯美主义者，是时代的局外人，也是一位没有太多国族认同的文化人。在上海这座他既厌恶又喜爱的城市，刘呐鸥活在东洋与西洋的矛盾里，成天过着无所事事的颓废生活，平日兴趣则是阅读、漫游与鉴赏女性。这样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因此今天我主要想从其笔下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对电影技法的运用这两方面出发，分享一些我的发现和看法

**一、女性形像的塑造**

**外貌层面的塑造**

20世纪三十年代，好莱坞电影风靡上海，刘呐鸥是好莱坞电影忠实的追随者，因此西方女性在屏幕上的显现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他笔下对女性的塑造。这主要体现在他所构建女性形像，在形体特征方面与中国传统女性有非常大的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zhe)。这些女性往往有着欧化的五官，穿着极具西方风格，充满现代感与时尚感。

- 例如，其短片小说《游戏》中的女主人公有“一对容易受惊的明眸”、“理智的前额”、“瘦小而隆直的希腊式的鼻子”、以及“上下若离若合的丰腻的嘴唇”。

- 同样，在小说《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中，他用“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以及“小的樱桃儿一绽裂，微笑便从碧湖里射过来。”描绘出一个典型的摩登女郎的形象

- 而对于另一篇小说《风景》中的女主角，她的眼睛是“敏活而不容易受惊的”，并且还有“一颗小小的，过于成熟而破开了的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嘴唇”。

这完全是一幅幅“现代尤物”的女性肖像，无论是面貌还是穿着，都带有强烈的异域色彩。

**精神层面的塑造**

在这一方面，刘呐鸥的观念在存在着一定的先进性的同时，也继承甚至发扬了一些落后的方面。例如他**认为女性追求性的快感，多于追求爱的满足**。刘呐鸥的这一观念频繁地体现于他笔下关于一夜情的描写中，例如，在他的两篇短篇小说《游戏》以及《风景》中，女性作为肉欲的化身，被刻画为一种男性欲望和追逐的对象。在他的文中极少出现对于女性心理活动的描写，反而着重写出了男主人公对于男女情爱的思绪万千，不管是忧愁的、伤感的、还是兴奋的、释然的心理活动，都被刻画得非常传神。这一点在我看来体现出刘呐鸥对于女性的塑造的落后的一面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小说中的女性也是故事绝对的“主体”。在刘呐鸥的笔下，女性摆脱了以往在男权社会下被压迫被玩弄的弱者地位，并能够以开放大胆的姿态玩弄男性感情，甚至最终潇洒地抛弃作为社会主体的男性。

- 例如在其小说《游戏》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让我印象颇深“她看见他眼里有了两点珠光，忙对着他孜孜地笑着说， ―忘记了吧！我们愉快地相爱，愉快地分别了不好么？”

**二、电影技法的运用**

除了对于女性形象的独特塑造，大量运用的电影技法也是刘呐鸥小说的重要特点。

首先是对“镜头组合”的运用。刘呐鸥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中的八篇短篇小说都属于都市风景系列，每一篇都会有一处或几处熟悉的上海都市场所和建筑，例如《游戏》中的舞厅（“探戈宫”）、《风景》中高速行驶的火车、一条街和一家花店，以及《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的跑马场的看台和百货公司等。刘呐鸥用电影技巧来表现所有的这些熟悉的场所。其叙述内容像是随意游动般，跳跃性很强，由此形成了令人迷乱的“镜头组合”

例如，他在其小说《风景》的开篇这样写道“人们是坐在速度的上面的。原野飞过了。小河飞过了。茅舍，石桥，柳树，一切的风景都只在眼膜中占了片刻的存在就消灭了。但是，这里，在燃青手中展开的一份油味新鲜的报纸上的罗马的兵士一样的活字，却静静地，在从车窗射进来的早上的阳光中，跟着车辆舒服的动摇，震动着。”这样的描绘在文中多次出现，使得整篇小说像是一本“连环画”，一本可视读物，传达出一幅幅感染力很强的画面。

除此之外，刘呐鸥在其小说中还大量运用了“画外音”的叙述手法。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画外音”，串联起松散的情节里各种镜头和场景。例如在《游戏》的开篇，作者就通过描写主观式的感受，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地点——歌舞厅，还描绘出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一派五光十色的纸醉金迷，一下子就将我带到了上世纪的大上海的一片花花世界中去。

“在这“探戈宫”里的一切都在一种旋律的动摇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指头，石榴色的嘴唇，发焰的眼光。中央一片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椅桌和人们的错杂的光景，使人觉得，好像入了魔宫一样，心神都在一种魔力的势力下。在这中间最精细又最敏捷的可算是那白衣的仆欧的动作，他们活泼泼地，正像穿花的峡蝶一样，由这一边飞到那一边，由那一边又飞到别的一边，而且一点也不露着粗鲁的样子”（《游戏》）